

東渡記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古本小說集成

《古本小說集成》編委會編

東 度 記

二

〔明〕清溪道人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新編東度記卷之六

引記

正道明明照世間

遵行何必妄希仙

要知帝德高無極

更覺親恩愛最堅

天地有情憐有道

鬼神無黨報無偏

生人若識神仙境

都在靈臺一善遷

第二十六回

公興五試寇謙之 正乙一科真福國

話說成公興道士與寇謙之離了尼庵。一路講論一番道理。謙之問道。師父弟子投拜入門。只爲往年慕道無功。今日願求個不老長生方法。成公興答道。弟子你既要求長

好景

生不老方法。湏是到個山中靜室。修鍊服食藥餌。方得不
老長生。我聞華山僻靜。當與汝到彼處。藏修謙之。拜謝當
時。隨着成公與師父。取道而行。到了華山脚下。只見那山
巍巍頂接碧天齊。松檜森森路境迷。
鶴唳猿啼禽鳥噪。雲深石峻洞幽淒。

成公與謙之到了山下。公與想道。謙之雖然投拜我爲
弟子。他道心真實。尚未深知。不三番五試。這道術萬一妄
授匪人。彼此罪過不小。公與乃把手一指。只見那山脚下
隱藏着一座茅草小屋。門外立着一個老婆子。成公與到
得面前。向那婆子問道。老婆婆。借問你一聲。這山上可有

狼蟲虎豹麼。婆子道有的。又問道可有寺觀麼。婆子答道沒有寺觀。只有仙人留下的石室。又問道石室可有人住麼。婆子道無人住。又問道上山到石室有多少路。婆子道二三十里近路。只是過兩條嶺阜。公興聽了便叫謙之。你可上山看石室。可潔淨幽僻。堪以居住。我因走來倦怠。且借茅屋暫歇。謙之聽從。乃登巖涉嶺。上得山來。越走越遠。腹中又飢。思量進前力倦。退後不能。他正在嗟怨之時。只見一個山猿。在那石磴之上蹲着。見了謙之。扳援松檜。枝上望着謙之。唧唧噥噥。松下頃刻一隻白鶴。蹁躚跳舞。謙之也坐於石磴之上。觀聽那猿啼鶴舞。不覺的脫了雙履。

盤膝磴間。方閉目。不知那猿跳下樹來。悄悄把雙履拿去。謙之開眼見了。不覺的怒從心起。道。山猴孽畜。你拿了履去。我却如何走這山嶺石徑。乃去趕猿。這猴子趕便走。不趕又住。只把雙履穿上。又脫。脫了又穿。及至謙之走近。他又往那峻石險崖飛越。蹲着謙之急得紅汗交流。乃怨道。師父要我上山。他却。在婆子茅屋安坐。這回吃茶吃飯。叫我忍餓受苦。却又被這孽畜偷了履去。如何行路。正怨間。只見公興走近前來。說道。徒弟如何不尋石室。却在這裡閑坐。教我茅屋久等。謙之道。師父我弟子只因山嶺險峻。又遠。力倦腹飢。坐此石上少歇。苦被猴子竊去雙履。在此。

沒計奈何。公興笑道：「出家人時時謹戒，刻刻提防。雙履是身外之物，你未免不因他動了身內之火。如今你雙履在何處？」謙之乃指道：「那猴子在那裡穿穿脫脫的，便是。」公興見了，便把自己的雙履脫下來，望平坦嶺傍一擲。那猴子見了，也把雙履脫下來，望嶺傍一擲。公興乃叫謙之取履，謙之方纔取得雙履。師徒穿上，過得嶺來。謙之問道：「師父，以你的道法幻術，諒一個猴子如何難治？爲何把雙履設個狡計算他？」公興笑道：「弟子，你旣知狡計，何異幻法？總屬欺詐。目前不是個正大修行人，有個自然道理。你時尚未至心，地未堅，且自安常取順，謙之拜謝。乃道：師父，弟子

走了許多遠嶺。腹中饑餓。公興把手一指。只見嶺下青茸。茸細草。公興先拔了一束自啖。却叫道。徒弟。此草可以充飢。謙之依言採而食下。卽時腹飽。雖膏粱不美過草。師徒正行。只見峭壁玄巖處。一個洞門。公興道。此石室也。乃與謙之入得洞來。只見洞裡幽僻潔淨。却似個仙家屋室。怎見得有西江月二律說道。

石室幽深淨潔。石床石磴依臺。仙人居處有誰來。

洞捲白雲自在。簾掛珍珠滴漏。碁分青白安排。

丹成瀟灑任徘徊。都是仙家境界。

却說海島真仙。玄隱道士。一日赴蓬萊會去。分付道童徒。

遺心深
自然聞

弟謹守洞門。叫新園收服這些邪魔外道。不得渾亂正大真機。新園道弟子心願收服邪魔。只是道力微渺。望師真傳授。幾般玄妙正法。玄隱道仙機玄妙正法。輕易難聞。汝非修立藥餌丹爐九轉純一。何由得道。又對道童說。自汝復歸正乙巳。自了明大道。尚差片步未登。將也有授受因緣。只是勿傳下士。玄隱說罷。駕鶴凌空。赴會道童。却與新園思想。也要招個門下徒子徒孫。新園忽然一想。與道童說道。本智師兄。我於往昔會中。見四裡遠投異度。擾亂人心情。都叫人迷了。這酒色財氣。近又附合了貪嗔癡。敗壞禪門。我力不能驅逐。想昔本定轉劫。卜淨投生。或可點化。

歸真當圖共力。道童道：非人莫傳。師有明誠。師兄須要慎重。重新園點首。却說謙之得了公興指的青草。採食不飢。一日向公興說道：師父弟子久隨師父。每患肚飢。卽得草食。止可因飢得飽。不能長飽無飢。公興笑曰：汝欲長飽不飢。亦非此草。乃將手望松樹下一指。只見那松下長出許多茯苓藥草。叫謙之服食。謙之道：師父這物。徒弟常賣市間。豈足以服了不飢。還求些異味。公興道：飽腹豈獨茯苓長。生還須栢葉。便是栢葉也。堪服食。謙之不信。還求師異味。飽腹。公興道：我姑試汝。却也不甚差訛。奈汝懷不信也。罷。吾昔有一師修行海島。能修藥餌。若得他傳授。修煉服食。

可以延年無恙。謙之欣然。求師訪海島真仙。一時二人離了華山石室。望海島趨來。渡海盤山。也不記時日。二人到得海島。依崖而上。只見洞門深鎖。道童本智門外兀坐。公興與謙之上前詢問真仙。道童道。吾師赴會未回。二位問的何人。公興道。吾昔有賽師。法號新園。久未會晤。聞他近在海島。故此來投本智道。新園亦吾師暫留此地。責令他收服邪魔歸正。他因想也要尋個門徒弟子。向在此間。今往別山去也。二位當於他處找尋。公興便把謙之。飢餓求飽的情由。說出。道童道。吾門謀道。自有餌藥。若爲飢餓求謀。便是誠心未至。吾師回洞無期。便是我也不授這般弟

子當速尋新園。他只恐也不收爲飢飽的弟子。道童說罷。把衫袖一拂。頃刻那有海島洞谷形踪。道童也不見。只見玄崖峭壁。密樹叢林。沒有個路徑人跡。二人只得望洋四顧。公興看着謙之道。到此光景。只得駕個幻雲。回華山石室。乃作起法術。駕雲起在半空。公興低頭一看。說道。吾師在此山也。謙之也低頭一看。果見一座大山在海。二人停雲落阜。依舊住足山脚下。謙之道。師父腹飢了。此地無那草。便是栢葉也無。如之奈何。公興把手一指。地間忽然長出那青草。叫謙之採吃。謙之不肯去採。道弟子吃此。日久厭心。且問師父。這山是何處。遠近可有人家。化緣賣藥。可

以充腹。公興道此嵩山也。我與汝登高峯。尋石洞。恐新園
 賽師在此。未可知也。二人上得高峯。果見石洞裡坐着一
 個全真。公興上前拜倒。說弟子有失瞻依。爲罪萬千。全真
 曰。與汝別久。正爾懸想。乃顧謙之曰。此爲誰。公興答曰。弟
 子招來徒弟。全真曰。既是新招徒弟。乃吾徒孫。只是以孫
 名汝。失了劫前相。共患難之義。汝今來意。却是爲何。公興
 又說謙之腹飢欲飽之意。全真道。汝旣爲此。當以長生不
 飢藥餌之。公興曰。正惟師望全真。乃具藥食。謙之一見。嚇
 得魂飛天外。膽顫心驚。向公興說道。師父怎麼是些毒蟲
 惡物。臭穢不堪。看着嚇人。還要入口。自忖此非全真。必是

山妖石怪乃往外就走。全真見謙之要走，把口吹了一氣。只見石洞就有幾十層，全真與公興都不見了。謙之那裡出得洞來，心慌跪地，叫成師父救我。只見公興在洞石之外，遠遠聲應洞中，說道：徒弟你未可成仙，止可爲國王公卿師相。言畢，公興也不見。謙之獨自在石洞中，只得打坐修煉。想道：公興師父三番五次試我，我不能專心致志，只在個飢飽。今在這洞中，如何得食？正然心慮，只見那栢葉青草，蒙蒙茸茸，長入洞來，他採而食之，得以不飢。一日正在洞中修心養性，忽然那洞開峻石，謙之走將出來，見一大神乘雲駕龍，導從百靈，集於山頂，自稱太上老君，謂謙

之曰。自天師道陵昇遐以來。地上曠職。汝文身直理。吾故授汝王師之位。錫汝雲中新科二十卷。自開闢以來。不傳於世。汝宜吾新科。清整道教。除去僞法。租米錢稅。及男子合氣之術。大道清虛。寧有斯事。專以正大禮度爲首務。加以服食閉練。使玉女九疑十二人。授謙之導引口訣。謙之拜受。忽然大神不見。謙之乃奉法辟穀。不復言飢。年餘在石洞中。精神色澤大異。昔時一日。自想居此山中無事。乃出洞閑步。忽然見山嶺之上。又有一個神人端坐。傍有童子。執着許多經文冊籍。謙之投拜嶺下。請問上聖何神。顯化弟子。神人答曰。吾乃老子玄孫。名號李譜文。因見子

有仙風道骨。特費圖籙真經。天宮靜輪之法。與汝。汝若能敬奉正教。恪守真科。福國利民。永持善道。吾當與上界天仙。導引汝超。凡成聖。若或離經叛道。不但奪汝之祿。且有降罰於汝。乃以經文六十餘卷。賜謙之。謙之既拜受了圖籙真經。隨離了嵩山。望魏地而來。到得一座寺院門前。只見幾個僧人。在山門之下。立地閒談。謙之近前。聽那僧人講談的。不是別話。乃是迎接官府謙之。乃問道。列位禪師。講接官府。却是那位官府。僧人見了謙之。是個道流羽士。衣衫却是久在洞谷。不甚整齊。便輕易答道。接官府是個官府謙之一時。便忍耐不住。說道。世俗炎涼。只敬衣衫。不

敬人品。且是勢利。官府管的他着。便伺候迎接。我無干碍。便答應也。沒好言。乃弄個幻法。猛然換了一個整齊全真。那衆僧見他。

玄冠道服

白拂黃縑

兩道眉清分八行

一雙手

長尖十指

體貌如蓬萊道衆

丰神似大羅真仙

小童兒捧着經文

大體面粧來圈套

衆僧一時忽畧。見道士人物整齊。衣衫新麗。便起敬起畏。躬身上前問道。老師真何處降臨。請入方丈。隨喜謙之。答道。吾乃官府相邀。到來僧人迎接的。便是一面說。一面往山門。搖搖擺擺進來。後便跟隨兩個和尚。一個說到小房。